

十七大觀察：

中共的接班大戲與兩岸、全球戰略

王崑義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教授、
台灣戰略學會秘書長)

壹、 中共的接班大戲及其現象

一、 新階級共治

中共十七大選出「太子黨」習近平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並由「團派」出身的李克強承繼未來溫家寶的總理位置，顯見未來中共的接班大戲將出現「新階級共治」的景象。

在六四事件以前，「太子黨」因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倒買倒賣」，所以中國社會上對那些由「太子黨」化身的「官倒」印象頗差。江澤民時期對「太子黨」的任用頗為謹慎。但十七大所選擇的胡錦濤接班人，竟然由一個到上海擔任共黨書記一年的習近平出線，可見得「老人政治」和「太子黨」在中共政治權力結構中仍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未來由「習近平現象」的擴散，那麼中國內部大大小小的「太子黨」將集結成一個「新階級」，作為掌控中國政治大權的重要階級力量。

相對的，以李克強為首的「團派」，雖然號稱來自民間社會，但他們長期擔任中共青年團的要職，早已脫離群眾，形成另一個統治階級，這個階級其中最核心的幾個則是胡錦濤在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任團中央書記時的直接下屬。例如一九八二年開始任團中央常委，一九八五年當選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克強；一九八三年開始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源潮；一九八二年開始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的劉延東……胡錦濤任團中央書記時的二十二位團中央委員，如今有二十一位成為副省級以上的官員。這麼高比率的「集團政治」壟斷政治權力，顯見中國政治的「寡頭屬性」不變。

二、 新貴族政治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太子黨」或「團派」，他們都已經成為中國

新的權貴，他們也都是以佔有政治權力為依歸，這批新的權貴取代過去以理念作為劃分的「派系政治」，在政治權力的「既得利益」之下，他們都支持改革，所以中國要再發生「姓社、姓資」的派系之爭，恐怕難以再現。然而，由於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無法實現，中國的統治階級將更呈現一種「貴族政治」的面貌。沒有好的出身，沒有貴人相助，想在政治上有所「出人頭地」，恐怕也會絕無僅有。

面對這種「新貴族政治」的呈現，未來能夠再崛起跟他們競爭的群體，恐怕非資本家莫屬。在江澤民「三個代表」容許資本家入黨之後，紅色資本家在掌握了絕對的經濟權力與資源之後，他們必然會逐漸出來要求分享政治權力，讓中國政治體制非走向完全的「脫社入資」不可。如果中國社會更向「脫社入資」方向走，那麼中共想再維持它的一黨專政的可能性也將弱化。中國走向完全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也將為期不遠。

貳、兩岸關係：沒有誠意的善意

一、寄希望於馬英九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對兩岸關係的訴求強調：「台灣任何政黨，只要認同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流對話、協商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他在報告中也對台灣各個政黨提出：「我們鄭重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他還指出：「當前台獨分裂勢力加緊進行分裂活動，嚴重危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同胞要共同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他更重申，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這一整段話的重點對民進黨政府而言只有一句：「沒有誠意的善意」，意思是胡錦濤所舉出的「兩岸可以協商對話」，也願意「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這些說法雖然展現了「善意」。但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之下，外加後面繼續批判台獨的論述，實質上不但還是踩著民進黨的痛腳，也跟阿扁過去主張「不預設前提」的談判主張不相符合，所以胡錦濤對兩岸的談話對民進黨而言根本不具善意。

那麼胡錦濤為何又要這麼說呢？很明顯的，胡的談話是「寄希望於國民黨」，更「寄希望於馬英九」。因為所謂「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正是二〇〇五年連胡會第二點所指出的：「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二〇〇五年既然已經提出，當時又不被扁政府接受，現在又重提，不過是說給國民黨聽，更是說給馬英九聽，希望馬英九不要偏離連戰路線對中國的承諾。

二、對國民黨堅持「返聯」的柔性訴求

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對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新集團是抱持相當高的疑慮的，馬英九偏離連戰路線，不斷的往本土化轉進，讓他們深感過去在連戰身上所做的工作簡直是在做白工，所以必須由國民黨副主席關中多次前往廣州花園酒店與中國進行協商，希望了解馬英九真正的走向。

這裡面他們似乎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不能繼續在民進黨入聯的議題上嚴加批判，否則馬英九為了怕中國又再替民進黨助選，只逼得馬英九更加對本土化轉型採取激進的作為；二是最好對馬英九集團採取柔性訴求，讓他們在「返聯」的議題上「迷途知返」。

所以，中共十七大未繼續採取類似九月份以前大力批判民進黨入聯的作法，顯見中國是希望採行「柔性訴求」，希望馬英九集團能夠放棄「返聯」，重新「返連」--返回連戰路線。因此，看在民進黨的眼中，十七大報告中的「善意」，那是把連胡會的共識重述一遍，並非真心的想跟阿扁政府開啓協商之路，這也是為何阿扁一聽到胡錦濤的報告，馬上回應說：「那是投降協議」之因。

從這個現象來看，十七大報告有關兩岸的論述，不過是一份國共和談的「投降書」，民進黨不可能接受，兩岸關係也不可能因為這份報告而和解。

參、對國際社會的「虛擬和平」

一、不變的「和平旗幟」

中共十七大報告有關國際部分，還是環繞在「和平發展」這個主題上繞圈圈，雖然有提到「和諧世界」這個概念，但份量並不重要。所以對國際社會高舉「和平」的旗幟，還是中共不變的外交走向。

只是，「和平」這個概念從 1955 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揭示「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以來，「和平」概念一直是中國設計國際戰略的主軸。即使是鄧小平在 1980 年代中期所推出的「和平與發展的周邊環境」國際戰略，1990 年代江澤民時期的「大國戰略」，也都是以「和平」作為建構中國國際戰略核心。

例如，在和平主題方面，鄧小平自 1985 年初，即開始對世界戰爭必然性的論點提出修正觀點。鄧小平指出，現代世界上真正的大問題、帶全球性的大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說發展問題。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將鄧小平的思想表述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题」，十四大報告稱之為「時代主题」和「時代特徵」，也就是說，中國對世局的評估認為當代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题

的時代，他和過去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不同。

1990年代中期以後「大國外交」戰略中所設定的和平主題，這項戰略目的是為實現中國現代化進程總目標服務，主要內容應以大國關係為主體，把中國與大國關係放在重要位置上，協調好中國與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國家的關係。在推進世界的多極化、解決全球性問題等方面承擔與中國大國地位相適應的責任與義務。

二、中國治理下的「和平」

雖然，「和平」的概念早就是中國作為建構其國際戰略的核心價值，但在周恩來喊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之時，中國卻快速的完成「兩彈一星」（核彈、氫彈、衛星）的發展。胡錦濤從二〇〇三年喊出「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但中國的國防預算卻連續十幾年來不斷的呈現兩位數的成長，這就讓國際社會對中國高喊「和平」之時，不得不抱持懷疑的態度，最顯著的還是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所說的：「在沒有特定的敵人之下，中國為何要持續發展軍備？」

中國不斷的增加與發展軍備，就像十七大報告中的一句：『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拉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所以，中國要「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既然要「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未來不免要和美國的勢力有所碰撞。尤其是胡錦濤雖然提到「不稱霸、不擴張」，但沒有說「不結盟」，所以透過類似「上海合作組織」的結盟方式，仍將主導中國外交「擴張」的方式。

在這些前提下，中國要的「和平」，必然是他們主張的「和諧世界」的和平，也是「國際關係民主化」下的「和平」。這種「和平」看似各國可以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但仍未脫離必須由「大國主導」建構的多邊機制來實現，所以，中國所訴求的「和諧世界」，不只是一種「烏托邦的世界」，各國加入這樣的「和諧世界」，最後可能脫離了美國，卻還是會掉入中國操控下的「霸權政治」裡。所以，「和平」不過是中國的外交工具，也是一種「虛擬的和平」，它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操控與建構「和諧世界」的國際秩序，以追求中國治理下的和平，最終營造跟美國「霸權政治」分庭抗禮的國際格局。